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4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日 第 540 期 | 新民晚报 | 责编:赵 美 视觉:戴佳嘉 编辑邮箱:zhaom@xmwb.com.cn

B1

他们用文字陪伴生命的成长

◆ 朱凌

在昨日闭幕的 2014 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上，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正式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，成为内地首个国际性儿童文学奖项。殷健灵's《致未来的你——给

女孩的十五封信》、薛涛的《小城池》、庞婕蕾的《微笑说再见》获得了本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2014 年度图书(文字)奖。儿童文学创作，对人的质地有

着特别的要求，有人说只有“面对复杂，心怀欢喜”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。而在这几位获得大奖的青年作家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一特质。

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是《致未来的你——给女孩的十五封信》获得的第四个大奖了，在这之前，这部作品已经获得过 2013 最受大众欢迎 50 种图书、中国童书榜优秀童书等奖项。它的作者殷健灵也正是本报副刊部的编辑。

《致未来的你》中的“你”是一个女孩，叫伊莲，这个有着莲花般清香和纯净的人物是殷健灵虚构的，而事实上，这个“你”应该是“你们”，是所有的女孩，“每一个女孩都是我疼爱的伊莲”。殷健灵这样说。书中的十五封信，从女孩的身体，气息，珍视生命，男孩和女孩的差异，感受母爱、爱的表达，到美丑，孤独，亲情，自我认识、修炼，自强自立，阅读，未来的生活等，几乎包含了一个女孩长大过程中所有重要的话题。

谈及自己写下的这些包含温情的“书信”时，话题自然而然地向记忆深处延伸。“当我是个小女孩的时候，在我的字典里，‘未来’是最神秘最具诱惑力的字眼。正因无法看真切，更无法掌握，等待与接近的路途变得无限漫长与枯燥，也变得无限丰饶与美好。曾经在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当梦来临前，与黑暗对话。我听见内心的声音，它是那样孤单、迟疑与羞怯——长大以后，尤其是专注地为孩子写作之后，我才明了：其实每个少年长大的过程都是如此，哪怕有欢笑作点缀，内心的深处、最深处，却总是重复着孤独的旋律。因为懵懂，因为怯惧，甚至在沉默中忘记了和周围的人对话。而女孩时的我，曾经多么渴望一个能读懂我内心的灵魂的伙伴。”

笔耕二十余载，殷健灵说，自己最初的写作，不仅源自表达的冲动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抚慰，是为自己年少时未曾看透的问题找寻答案。而如今的写作，则让她看到文学独特的存在的价值——她用笔下的文字提供一种声音，一种陪伴，让正在长大的孩子不再孤单与彷徨。她用故事告诉那些孩子：人生路上理所当然布满“问题的丛林”，而所有的少年都曾经“披荆斩棘”一路走来，并且，他们现在活得好好的。因此，你也一定能！

《致未来的你——给女孩的十五封信》是一本专为女孩写作的书，洋溢着诗意又充满理性。事实上，自从开始文学创作以来，殷健灵为女孩写作的热情从没有怠倦过，她也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调 and 姿态同女孩说话——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美丽的，除了最本原的大自然，便是天真无瑕的孩子了，尤其是莲花般的女孩，她们如芳馨的水中之荷，浑身散溢着甘香，历经尘世之劫，却了无垢痕……伊莲，我相信，你正是那样的莲花。”

“伊莲，你正处于茁壮的青春，你的身体会慢慢散发出成熟自信的气味，那是阳光的气味、月光的气味和嫩芽的气味，是世间最美好的气息，伊莲，好好爱自己吧……”

虽然，不同时期的女孩的烦恼与迷惘不尽相同，可是，无论是一百年后还是一百年前，女孩这种高贵又脆弱的生物天性是不会变的，而这种天性一直驻守在殷健灵的生命里，守护着她和她的写作，从不曾离开。于是，她便自觉自愿成为了女孩成长的指路人或引渡者——曾经，她渴望遇见的那个人。

殷健灵 做女孩成长的指路人



何肇娅 摄

有很多时候，作家在创作一个作品时，很难具体地说清楚灵感从何而来。不过薛涛创作《小城池》，却真的是因为被一个女孩触动了。

那是薛涛亲戚家的一个女孩，那是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女孩，正处于青春期的她，叛逆得不得了，家长、老师、同学都不怎么喜欢她。有一天，女孩问妈妈要一张自己的照片，她告诉妈妈说，老师很喜欢她，表扬了她，还要将她的照片放进班级的册子里。妈妈听了很高兴，给了她照片。此后，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，女孩总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妈妈，自己在学校里很受欢迎。后来有一天，妈妈在女孩的抽屉里发现了那些被女儿要去，说是用在班级的册子里的照片——原来，所谓被表扬，受欢迎，都是女孩编出来的。“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真实的事情。你说那个女孩是在对妈妈撒谎吗？我想，与其说她是在欺骗妈妈，不如说她是在欺骗自己。”

这件事情触动了薛涛，仿佛酿酒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在酝酿了好几年之后，薛涛写下了《小城池》，故事里有一个不太好看，乍一看去不怎么可爱的女孩沙漏。“小城池的故事与亲戚家那个女孩的故事全然不同，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沙漏是个叛逆的女孩，她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精神的城池。”

《小城池》初稿写完后，薛涛照例给自己的女儿看，很多年来，女儿都是薛涛作品的第一读者，每每会提出自己对作品的意见，薛涛也常常会在听取女儿的意见后对作品进行修改。“我给自己培养了一个老师——我的女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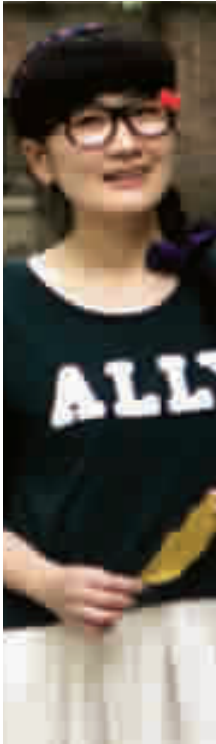
女儿对《小城池》的意见是：“这个叫沙漏的女孩不够可爱！”“为什么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必须可爱的呢？”薛涛反问。最后，薛涛说服了女儿，《小城池》中的沙漏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与叛逆。

为孩子写作多年，薛涛眼中如今的孩子是怎样的？对此，薛涛给出的回答是：“现在的孩子共性多于个性。他们成长的环境很相似，想的问题也差不多，同质化严重。”而在薛涛的作品里，他努力塑造那些富有个性的独特的人物。“我想告诉孩子们，一个人是因为独立才存在，因为有个性才有尊严。”

薛涛 用作品告诉孩子个性的珍贵



庞婕蕾 『内心纠结刻画自然』说的就是我



庞婕蕾的《微笑说再见》讲述的是女孩江辛辛的故事。七岁那年，父母离婚，女孩江辛辛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。生活的磨砺使她习惯了孤独，学会了坚强，也让她成为了同学眼中的“刺猬”。幸运的是，她还有一两个朋友的肩膀可以依靠。五年过去了，妈妈回来了，爸爸也回来了，江辛辛原本平静的生活泛起了亲情的涟漪，可是，爸爸妈妈却不是为她回来的。人生是一条单行道，注定永远不可以回头，但对江辛辛来说，她可以翘起嘴角，微笑着和过去说再见。评委对《微笑说再见》给出了“内心纠结刻画自然”的评语，对此，庞婕蕾的反应是：“太对了！这就是我！”

心思细腻敏感的庞婕蕾，很善于捕捉一些稍纵即逝的心绪和情感，她说，自己创作的灵感都从生活中来，“我喜欢观察，喜欢倾听。别人说起的某些事，如果触动到我的内心，我会把它记下来，日后写作中会用到。”

《微笑说再见》这个作品的写作过程还算顺利，开了个头，小说中的江辛辛便在庞婕蕾眼前“活”了起来，“她仿佛能带着我往前走，先前预设的一些情节会用不上，会有一些新鲜的自然而然的细节冒出来，等到故事收尾的时候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和她说再见，仿佛她真实存在。”

出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庞婕蕾自认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还是一个新人，“对于我这样的新人来说，遇到的困难往往是，怎样把握好讲故事的节奏，我追求的目标是——读者拿起我的书，很想一口气看完。”

其实，早在自己的学生时代，庞婕蕾就已经开始了写作，读大学的时候，庞婕蕾笔下常常写到自己的童年、少年时代。毕业工作后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她接触到了许多孩子，尤其是

自己成为母亲之后，陪伴女儿成长的日子里，庞婕蕾对孩子的观察，更加细致，“我会很留心观察现在的孩子们，他们为什么开心，为什么烦恼，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，所以现在的写作基本都是在书写他们。”

曾经爱看书的女生，如今成为了写书给孩子们看的青年作家，问她，如今的孩子和当年的你有怎样的差异？对文学作品的期待又有哪些不同？沉吟半晌，庞婕蕾说：“我觉得物质条件的差异蛮大的，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更新很快，我读书时流行交笔友，现在都没什么人写信了吧？但是有些东西是共通的，比如如何处理友情的困境，比如怎样克服升学的压力，再比如怎样化解和父母的沟通障碍等等。我觉得文艺作品中如果能触及到他们成长的某些心境，那么他们一定会愿意读。”